椎名真晝在幸福的倦怠感中醒來，拉上窗簾的房間有些昏暗，靠著些微射進房內的陽光強度，她察覺自己又睡到中午了。雖然多虧冷氣機送出的冷風可以涼快地睡個一覺，但到外面去的話肯定光走幾分鐘路就覺得熱到要被曬乾吧。

仰躺在床鋪上朝向天花板伸出手，手肘的外側傳來拉扯的感覺，是肌肉痛。昨天也擺出四肢著地的姿勢被從後方激烈突刺，他說過自己最喜歡從後面抽插像真晝這樣的女孩子。像我這樣的女孩該算甚麼屬性呢？真晝也曾如此思考過，大概就是看起來很安分，對做愛沒甚麼興趣，或著就算有也不會表現出來，沒有經驗的女孩子。

直到數個月前真晝還符合這些條件，可是現在她被年長的男性抱過無數次，全身被刷入經驗豐富的性交技巧帶來的女性喜悅，如今已經沒有男人關節明顯的長手指，意外潮濕的嘴唇，以及又粗又硬的肉棒就活不下去了。不是別人，正是他把自己變成這副模樣。

在被他貫穿處女之前，真晝因為複雜的家庭情況對性方面採取消極態度，甚至可說到了嫌惡的狀態。恐怕看到昨晚的我應該沒有人會相信吧，真晝帶著自嘲的笑容起身。

掛在身上的床單掉落，露出一絲不掛的身體。比同年齡發育更大的胸部重量拉扯肩膀，手腳很纖細，因為是顯瘦的類型所以無法從衣服上分辨，不過真晝的身體以男性視點來說的話屬於該有肉的地方很有肉，他也對這個屬於脫她衣服的男人才有的特權感到高興。

往身旁看，他還在睡覺。他是柿野美好，數個月前跟真晝以按摩師跟客人的身分邂逅，他在途中還裝成認真的按摩師，但漸漸露出本性從中途開始改成性感按摩。

被他的愛撫──那毫無疑問是愛撫，才不是按摩──揉鬆全身，讓攤成一團的真晝身體即使捨棄一切也想做到最後，變成沒辦法半途結束回家的狀態。無論是處女，還是未來，或者是終於自覺到對周的好感都捨棄掉，選擇跟柿野進行中出性交。

對自己的選擇也後悔過，捨棄周選擇柿野後隔一陣子察覺到做出錯誤的選擇，自責自己被一瞬間的快樂牽著走，而犯下無法回頭的過錯。然而這份感覺也在經過一個月，兩個月之後就漸漸淡薄了。

柿野每天都會抱真晝，不是彷彿每天，真的就是每一天都會抱。真晝特地挑他的店面營業結束的時間，只為了被他抱而過來。從來沒有被用照片或錄影帶來威脅，不如說他反而對真晝說有其他行程的日子不來也沒關係……恐怕是很有自信吧。認為經歷過一次自己肉棒的女人，就算捨棄其他預定也會跑過來讓他抱吧。

真晝漂亮地中了陷阱，被抱過一次就無法忘懷，被抱兩次後就會上癮，被抱三次後就會中毒到無法脫身。然後高潮到意識朦朧的話，就連自己在想甚麼，有甚麼煩惱都會忘得一乾二淨。

明明這麼棒的男人用雄偉的肉棒帶來幸福，自己卻在想著其他男人的事，這豈不是罪孽深重的行為嗎？我如果不全力愛著他，只思考他的事情的話那不是很失禮嗎？

我很清楚，其實這並不是正常的想法，但是只能這麼做了。不這麼做的話，會承受不了自己做的決定的重量。

真晝藉由內化自己的決定來接受現況，對背叛周選擇柿野的自己訴說已經只有這種生存方式，自己就是這種人。因為是背叛喜歡的男孩子，用肉棒選擇男人的最差勁女人，只剩下豁出去接受適合自己這種人的生活方式這條道路。

做出覺悟活下去後，心情稍微輕鬆了點。前往柿野的店跟他做愛的內疚感也消失，在他的公寓度過通勤妻生活的罪惡感，以及偶爾在自家公寓或學校跟周碰面時胸中的喧囂也平靜下來，衍生出符合差勁女人的遲鈍心思。

「都是這個肉棒不好。」

充滿寢室的寂靜由於真晝的聲音而煙消雲散，視線落在纏著床單突出的肉棒上。做愛時他那根堅挺無比，尖銳得可怕的陰莖在睡著時也沉靜下來。手握住柔軟的那根東西，彷彿按摩般輕輕揉壓。

「稍微變大了點，就算睡著了也會覺得舒服呢。」

真晝把臉湊近嗅著氣味，肉棒散發混入汗水、精液與愛液的野獸臭味，一般而言應該歸類於惡臭的類型吧。但是真晝聞了之後就感覺到腦內分泌出麻藥，全身血管擴張，血流也跟著增強。一擊吹飛倦怠的氛圍，壟罩霧靄般的視野一瞬間就豁然開朗。

伸出舌頭壓在龜頭上，人體肌膚碰到濕漉漉肉塊的感觸讓陰莖抖了一下。

「嗚嗚……咕……」

輕快動著舌頭後就聽到他的呻吟聲，看來覺得很高興，真晝對此事感到開心。柿野曾說過很喜歡真晝在做愛時發出的可愛聲音，常以惡作劇般的腰技想讓她大聲嬌喘，不過真晝也是喜歡他感到舒服的聲音。沒想到用自己的身體讓男人舒服時竟會感到如此高興，感覺到對方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。

「啊……呼啊啊啊……嗯啊……」

攪動慾望的微弱呻吟中寄宿著大男人的魅力，那道聲音鑽入真晝的耳裡，在下腹部引發迴響。浮現出難以形容是鈍痛還是悶響的感覺，真晝早早就濕成一片，既不是用手指也不是陰莖，而是感覺被聲音侵犯到蜜壺的深處裡。

真晝熱衷於口淫，舌頭纏著龜頭，用舌尖清掃拉起段差的冠溝，沿著陰莖小帶反覆舔舐，這段期間也用手握著根部撸動。舔舐、吸吮、撸動，尚為性交新手的真晝驅使持有的所有技巧服侍著。

有隻手放在沉浸於肉棒的真晝後腦勺上。

「能被天使大人的起床口交叫醒，真是最棒的經驗了。」

「請不要用那種稱呼叫我。」

被真晝拒絕用暱稱來稱呼，柿野笑著說句「抱歉、抱歉」。

以前是難以接受的暱稱，發生這種事的現在則完全是名不符實。他們腦中理想的天使大人是不會憑著做愛的拿手程度，跟陰莖的大小來挑選男性吧。

把撫摸真晝後腦杓的手移到胸部，像是從樹木摘下果實般用手抓住豐滿的肉實，搓揉著隆起漸漸縮小包圍網，指頭撥弄乳頭，尖銳的感覺讓真晝停下舌頭。

「怎麼了？繼續下去啊，能含到深處的話我會很高興喔。」

被用充滿魅力的聲音這麼說的話真晝無法違抗，把朝著天花板筆直延伸的肉棒含進去。

「沒錯，真晝是個聽話的老實女孩，所以我很喜歡妳喔。」

他的指頭摳抓乳頭，搓揉乳房的途中用手指夾住乳肉揉捏，用指甲抓來抓去。無論哪種方式都刺激到真晝被柿野開發的性感帶，無法抵抗地被強制引出快感。

「嗯、啾噗、啾滋……嗯、啾嚕。」

「就算覺得舒服，也要忍耐別用牙齒咬喔。」

電擊般的快感讓嘴巴差點反射性地閉上，不過柿野先一步提醒她不要咬到尤物。

真晝開始前後擺動頭部，口腔黏膜摩擦著肉棒，響起啾噗啾噗的濕潤聲音，空氣從口中抽出，臉頰往內凹陷。在口中舔舐轉動肉棒，擠壓到臉頰肉，內側被龜頭擠壓的部分讓臉頰隆起一小塊。

執拗的接吻責弄與口交指導連真晝的口內黏膜也開發出性感帶，含住他的東西擺動起來的話雖不到性器結合的感覺，但也有酥麻的刺激襲來。

真晝在服侍柿野肉棒的同時，也在使用他的性器侵犯自己。

把小嘴張得大大地含下陰莖，嘴唇勾住凶暴的龜頭冠，啾啾地吸吮著用舌頭糾纏。身體因為窒息感與快感而戰慄，傳出舒適的震動。

「啾嚕、啾啵、啾啵、嗯咕、啾、啾嚕。」

他的指頭夾住乳頭來回磨蹭，被用壓扁果實的強勁力道摘起來，膣腔也跟著收縮。不知是否為錯覺，互相摩擦的雙腳之間傳出濕滑的感覺，想像肉花瓣不像樣地濡濕起來，真晝的雪白肌膚泛起紅潮。

「啊啊，不錯喔真晝，已經要射出來了，再快一點。」

他從齒縫吐出氣息說道，從沒有餘裕的聲音中獲得逼上柿野的手感，真晝進行最後衝刺。

「哈姆、啾、啾嚕、嗯啾、嗯啊、哈啊、嗯嗯！──啾、哈啊、啾，沒問題，請射出來吧……跟往常一樣，全部用嘴巴接下來。」

美少女的口內射精OK宣言讓柿野的下半身奮起，口中的男根膨脹一圈發出顫抖，接著彷彿水球被灌水到極限般，肉棒在口中爆開了。

「──姆咕！咕、嗚噁！」

「喝下去真晝，要好好地接下來。」

「嗯齁、嗯咕、嗯嗯、嗯咕嗯咕嗯咕……嗯嗯噗、哈啊、嗯、嗯、嗯齁咕、齁咕……噗哈！哈噗、嗯啾♡嗯啾、滋滋、滋嗚♡啾吸、嗯啾、啾啪……嗯哈啊♡」

吐出的精液充滿口中，真晝拼命吞下白濁黏稠的男汁，卡在喉嚨的一部份落到胃中後讓她嗆到，吞不完的精液則從嘴角流出來，滴落弄髒她的胸部，在床單上留下汙垢。

昨晚也在我的裡面灌了很多，居然還能射出這麼多呢。真晝只知道柿野這個男人的情況，因此只能靠網路知識或傳言想像世上的男性得花多久才能恢復精力，一旦射精後，恢復到下次射精前需要花費的時間並不適用於柿野，一晚的次數也是光靠兩三回無法滿足。

肯定美好先生在男性功能方面算是優秀的類型，而且是相當出色，被這種人愛到這種程度，被特別對待的自己算是幸福的吧。感受累積在胃袋底部的濃厚精液重量，真晝如此思考著。

「真晝。」

柿野的手把真晝拉過來，自己遵從那隻手的導引跨上他的腰部。把手放到硬梆梆勃起的根部，前端抵著膣口後筆直沉下腰部。

「嗯啊♡咿、插進來了、啊啊、嗯嗯、咿啊、啊嗯嗯。」

兩腳放鬆力氣後，自然就靠著自己的體重插入到膣道深處，一口氣被刺入最深處的真晝瞪大眼睛，以騎乘位被攪動深處後，真晝感覺呼吸困難。柿野的手抓住少女的細腰，壓著她刺激子宮的感覺欲罷不能，強烈的刺激讓真晝咬牙仰起背部。

「嗯啊、好厲害、進來了！啊啊、嗯啊、嗯啊！」

保持整根被含住小穴的狀態，柿野小幅度擺腰，雖然是稱不上活塞運動的子宮挑逗，不過光是如此真晝就快要高潮了。昨晚射了好幾次，起床後還在嘴裡射一次，他的東西卻彷彿一周沒抱女人般充滿活力。

「啊啊、啊、嗯、啊啊、啊、啊！好硬、咿、昨天明明做了那麼多次……呼啊♡好厲害、哈啊啊！那裡！那裡！好棒、啊啊啊啊！」

「這些都是歸功於對真晝的愛，想讓可愛女友的身心都獲得滿足才行。而且真晝是個長得一副乖巧的外表，卻是以肉棒挑選男人的壞女人，所以得讓天使大人的小穴不會忘記跟誰的肉棒最適合才行。」

「哈啊、啊嗯、啊啊嗯、啊嗯、討厭啊嗯、裡面、進到裡面來了！在裡面對子宮鑽來鑽去的♡」

又被稱呼為天使大人，不過這次沒有糾正的餘裕，真晝的嘴巴光是發出嬌聲就費盡心力了。

「啊啊……哈啊、好厲害、這樣的……真晝的裡面，收縮得那麼緊……咕，好舒服……雖然盡是說別人的事，不過真晝昨天明明也高潮那麼多次……膣內卻想要肉棒到忍不下去~~這樣訴說著扭來扭去喔。」

「咦、那、那種事、嗯嗯、啊啊、啊啊嗯！」

「妳想說不是嗎？」

柿野搖晃腰部讓肉竿在裡面活動，對恥骨的裏側鑽來鑽去的話，腰部就失去力氣。噴出的愛液弄髒兩人的身體，前端仍舊瞄準子宮，像是從底部攪動整碗湯一樣大幅度搖晃。真晝無法光憑自己的力量撐著上半身，必須把手放在柿野的胸膛上支撐，在那種體位下自己擺腰，逆愛心型的屁股帶著啪啪啪啪的規律動作上下擺動。

「啊啊、再來、裡面、啊嗯、啊！」

「明明外表是清純的天使大人，內在卻是個自己搖晃屁股讓肉棒敲打子宮，最喜歡性交的女孩呢。肉棒好吃嗎？」

「啊♡啊♡啊♡好、好、好棒……很快就、要去了、嗚……！」

「像真晝這樣可愛的女孩，肯定有十幾二十個男生在暗戀妳吧？不過真晝選擇的是三十歲大叔的肉棒。這也沒辦法，真晝喜歡的類型是做愛拿手，肉棒又大的男人對吧。」

「喜歡♡喜歡♡喜歡喜歡喜歡♡喜歡♡最愛了♡啊嗯♡啊嗯♡所以，再來……啊嗯♡啊嗯♡♡啊啊啊♡♡」

被激烈突刺上來，膣洞歡喜地舞動。堅硬的肉槍小幅度來回突刺蠕動的隘路，兩人配合時機擺動的話，前端就入侵無法獨自抵達的場所。被淫靡的共同作業逼上絕境，真晝輕易地高潮了。

「喜歡♡美好先生的♡肉棒♡喜歡♡啊啊啊♡♡去了♡♡♡去了啊♡♡♡裡頭在震動♡♡」

跟絕頂的真晝交換位置，柿野爬到上頭，背部靠著床單的真晝被他壓在下方。

「是真晝誘惑我的，別以為只有一次就結束喔。」

他還沒射精，埋入痙攣膣內裡的陰莖還保持硬度。

「嗯，刺進來吧。在美好先生高潮為止，可以盡管使用我的小穴。」

被抱著兩腳後他以屈曲位進行活塞運動，柿野把體重壓上來後，真晝的屁股就抬到面對天花板，身體被折成兩半，比正常位還插入更深的位置，子宮彷彿要被壓扁。

「嗯嗯、嗯啊啊、哈啊啊、啊、啊、好舒服。」

兇惡的剛直擠壓扭轉濕潤的媚肉，真晝發出愉悅的叫聲。才剛高潮的膣內變得敏感，舒服到又快要高潮了。

「啊啊、啊啊啊、已、已經不行了、啊啊、呼啊、啊啊啊！這種的、沒辦法啊♡♡」

對過分有感覺的自己肉體感到恐怖，真晝咬牙忍耐。

「又要去了！對不起，又要撇下美好先生只有我去……哈啊啊、啊啊、啊啊！啊啊、好、好舒服♡我的裡面被美好先生的肉棒給調教成恰好合適的形狀，不管摩擦哪裡都能頂到有感覺的場所……啊啊、不行、不行啊……咿、咿咕、啊啊、要變廢人了……啊啊、啊啊啊、我的身體要不行了♡停不下被肉棒搞到高潮♡♡」

「被戀人肉棒搞到高潮的身體有甚麼不行，就算當上夫婦也要一輩子幸福地生活下去吧？跟我兩人單獨相處的時候，就變成最喜歡做愛的好色天使大人吧。」

柿野的動作從壓扁內臟改為壓迫內臟，除了普通性交得到的快感再加上被虐的喜悅，真晝被雌悅給吞沒了。

彷彿連肺部都被吐息噴到的突刺好舒服，好想去，無法思考最喜歡以外的事情。

「啊啊、不行、啊啊、被這樣做的話、啊啊嗯♡♡」

「咕，我也……差不多要射了！」

柿野再度開始長程的活塞運動，為了擠出登上尿道的精液並在真晝的裡面射精，索求膣內射精的真晝也擠出蜜道的力氣縮得緊緊的。

「請射吧♡♡把精子射到我的裡面……請射出一大堆吧♡♡哈啊啊啊啊♡♡要去、要去了！」

每一次突刺都讓視野重複閃爍，扛在肩上的兩腳前端由於緊張使得大拇指往後仰，指尖接觸到快感而傳來一陣酥酥麻麻的感覺。

「這就是最後一擊了，去吧！」

他的龜頭筆直朝著子宮口刺入，要害被挖掘的瞬間真晝絕頂了，因為太過舒服而發出不成聲的絕頂叫喊，只有勉強漏出斷斷續續的呼吸聲。真晝的膣內收縮起來，帶著想讓你也高潮的心思擁抱柿野的陰莖，來自天使般少女的膣內射精懇求令他發出呻吟，腰部稍微前後擺動幾次後就吐精了。

彼此都沒有講話，互相凝視對方的臉，確認到對方接近之後，嘴唇就自然地重疊了。被性交中亢奮起來的感情驅使，做出分享幸福感的黏稠濃密的接吻。

「覺得幸福嗎？」

對他的質問，真晝以點頭回答。

互相舔舐舌頭，柿野仍然埋入她膣內的慾望再度點燃慾火，面對柿野貌似要變小的東西重新復活，真晝不禁瞪大眼睛。

「妳還能做嗎？」

「……可以，請再給我肉棒吧。」